

人的誕生

這事發生在一八九二年，饑饉的年頭，蘇和姆和涅切姆奇爾之間，郭道爾河岸旁，離海不遠的地方。從光明的山溪水的快樂的嘈聲中間明顯地聽出海浪的沈重的濺聲。

秋天，月桂櫻桃樹的黃澄澄的葉子，像活潑的小鮭魚般，在郭洛爾河的白沫裏旋轉。我坐在河岸石上，心想一定海燕和鷗鳥也把樹葉認作魚，受了騙，所以牠們在右面樹後，海水濺潑的所在，這處生氣地喊嚷。我頭上的栗子照出金色，我的腳下有許多樹葉像一個人的切着紋路的手掌。對岸墨兒，黑乾的樹枝業已光裸，在空中曳盪，像破碎的魚網。紅中帶黑的山啄木鳥在枝上跳躍，像被捉了似的，墨兒在樹幹的殼皮上叩擊，逼趕出昆蟲來。靈巧的山雀和鴿色的五十雀，——從遼遠的北方來的客人，——啄擊牠們。

左面的山巔上沈重地懸掛着煙霧般的雲，透露雨意，黑影從那裏爬到綠油油的斜坡上，坡上長着沈沈的黃楊樹，在老山毛櫸和菩提樹的洞穴中可以找到一醇蜜，一它的醉人的甜蜜在占時幾乎使偉大的傍貝城的兵士全軍覆沒，使整營的鋼鐵般的緞馬人醉倒；蜂兒用月桂和杜鵑花釀成，二過路的——人們則從樹穴內取出，抹在大麥粉製成的薄薄的餅上喫下去。

我也從事於此，坐在栗樹底下的石上，被發怒的蜂兒狠狠地咬了一口，把一塊塊的麵包探進裝滿蜜

的鉢頭裏去，一面喫，一面欣賞疲倦的秋日的懶洋洋的遊戲。

秋天的高加索好像富足的教堂，由偉大的智慧的人們（他們永遠是偉大的罪人們）爲了將他們的過去在良心的銳利的眼睛面前隱瞞住，而築成廣大無垠的，用黃金，藍寶石和祖母綠石鑲成的教堂。在山上鋪着在薩馬爾坎特和石馬哈的土耳其人用絲繡織成的上好的地毯，將整個世界的一切搶劫了來，——送到這裏，放在太陽的眼前，似乎想對它說：

「你的——由於你的——獻給你。」

我看見一些長鬚的灰色的巨人們舉着快樂的孩童般的大眼，從山上走下，將大地裝飾起來，四處豪爽地播散色彩繽紛的寶物，用厚厚的銀塊覆蓋山嶺，用活潑的，綢布般的各色各樣的樹木覆蓋山坡，於是這塊豐肥的田地在他們的手底下變成發狂般地美麗。

上做人是太佳妙的職務，可以看到多少奇妙的東西，在靜悄悄地欣賞美景的時候，心震盪到痛苦地甜蜜的程度。

是的，——有時候也有困難發生，整個胸膈充滿着濃密的怨恨，煩惱貪婪地吮吸心裏的血，但這不是永遠如此的，太陽也時常十分憂愁地看人，它爲人們如此勞苦，——而那些小人兒還是不能成功……自然也有不少好的，但是——必須把他們修理一下，或者最好是重新予以改造。

離我的左邊，——在岸上面，有黑黑的人頭露見着：在每浪的宣擊和河水的怒斥中戰戰兢兢的人們。

聲——那是「飢民」從蘇和姆到渥切姆奇爾去做工。他們曾在蘇和姆那裏建築公路。

我知道他們——他們是渥洛夫省人。我同他們一塊兒工作，昨天一塊兒算清了賬。我在夜裏比他們先動身走，想在海岸傍迎接日出。

四個農夫，還有一個顴骨高聳的村婦，年青的，懷孕的，肚子大得朝鼻尖翹起，眼睛畏懼地瞪出，作藍灰色。我在樹樑上面看見她的包黃手帕的頭，在那裏搖盪着，像風下的開花的向日葵。她的丈夫在蘇和姆死去——噢，多了水菓。我住在板房裏，這些人們的中間，由於俄國人的好習慣，他們把自己的不幸事情講了許多，而且那樣洪響，大概在五俄里以外也會聽得見他們的可憐的話語。

這是一些被憂愁壓扁了的煩悶的人們。憂愁把他們從疲乏的，無所生長的，故鄉的土地上摘下，像風掃秋天的乾葉似的帶了過來，在此地這陌生的自然的奢侈使人驚訝而且眩目，而努力的艱苦的條件把這些人完全推倒。他們看着這裏的一切，慌亂地眯着褪色的，憂愁的眼睛，相對作可憐的微笑，輕聲說：

「哎喲，——這才是地呀……」

「簡直從裏面擠出來。」

「是的……但是——那祇是石頭……」

「不方便的土地，應該這樣說……」

於是憶起牝馬，乾草場，溼地——那些親切的地方，在那裏每一把泥土全是他們的祖先的遺骸，一

切是可記念の，熟悉的，貴重的，——被他們的汗水滋潤着的。

在他們一塊兒還有一個村婦，——高身，直挺，平得像一塊木板，馬形的下頰，一雙黑得像炭的斜眼，發出黯淡的光采。

晚上，她同這個繫黃手帕的女人走到板房後面，坐在石子堆上，臉頰放在掌上，頭斜側，用高高的，悠悠的聲音唱道：

「教堂後園……

綠油油的樹棵底下——

沙土上面……

我鋪好白白的手帕……

好不耐煩……

等候親愛的好人兒……

親愛的一來……

我對他彎腰鞠躬……」

黃色的女人照例沈默，俯頸，審視她的肚腹，但有時突然出乎意料以外地，用懶洋洋的，濃厚的，像農婦般嘶啞的聲音加入歌唱，唱出一些嗚咽似的話語：

「喔，愛人兒……」

喔，親愛的人兒……

我沒有運氣……

和你多見幾面……」

在南方之夜悶熱的黑暗裏，這些哭泣似的聲音令人憶起北方，雪野，風雪的呼吼和遼遠的狼嗥……以後斜眼的女人得了瘡疾，用帆布褥牀把她送到城裏去，——她在牀上抖索着，吼叫着，似在繼續唱出關於教堂後園和沙土的小調。

黃色的頭在空中鑽出了一次，就消失了。

我喫完早餐，用樹葉蓋住鉢裏的蜜，繫好行囊，不慌不忙地跟着前面走的人們的蹤跡走去，山茱萸的手杖叩擊小徑的堅硬的泥土。

我也在狹窄的，灰色的大道上行走，右面搖曳着深藍色的海；好像有看不見的水匠們用幾千隻鉋子鉋它，——白色的鉋屑淅瀝瀝地奔跑到了岸上，爲潮潤，暖和，發出與健康的女人的呼吸相似的氣味的風所驅趕。土耳其的帆船左舷側斜，溜到蘇和姆去，張滿着帆篷，像一個神氣活現的蘇和姆的工程師鼓着肥厚的臉頰，——一個極嚴肅的人。不知道爲什麼他說「靜靜些」時說了「靜靜些」，說「雖然」說了「執然」，「靜靜些！你執然勇猛，我立刻把你交給警察……」

他愛打發人到警區裏去，現在想起來，大概墳裏的小蟲一定早就把他啃到骨頭了罷。

走路很輕鬆，像騰雲似的。愉快的思念，穿着駁雜色彩衣裳的回憶，在記憶裏領導靜悄悄的環舞；心裏裏的環舞就像海上的浪沫，牠們是在上面的，但是在海底裏卻顯得寧靜，光明和脆弱的青春之希望，在裏面靜靜地浮潤，像海底的銀色的魚。

道路引到海邊，蜿蜒地爬近波浪奔馳的沙灘——樹棵也想看一看波浪的臉龐，從綢帶似的道路那裏俯身相就，好像對遼闊的，蔚藍的水面點頭。

風從山上吹來——雨要來了。

……樹棵裏有靜靜的呻吟——人的呻吟，永遠親密地撼搖人的心靈的呻吟。

撥開樹棵，我看見這包黃手巾的女人，背支住胡桃樹幹，坐在那裏，頭縮到肩上，嘴拉長得十分難看，眼睛瞪出，顯得瘋狂；她的兩手扶着大肚子，那樣不自然，而且可怕地呼吸着，使整個肚腹抽筋似的跳躍着。女人一邊用手扶住，一邊沈重地吼叫，露出狼形的黃牙。

「什麼事中暑了麼？」——我俯身問她，——她的光裸的腿在香灰似的塵土裏扭轉着，搖着沈重的頭，嗄聲說道：

「去罷……不要臉的……去罷……」

我明白了怎麼會事——我已經看見過一次，——自然害怕起來，跳躍到一邊去，但是那個女人還是

了高聲哭喊，從快要破裂的眼睛裏濺出模糊的眼淚，在緊繃的紫紅的臉上流着。

這使我回到她那邊去，我把行囊、茶壺、鉢頭擺在地上，把她朝天推在地上，想彎轉她的膝頭，——她推開我，手打擊我的臉和胸脯，像一隻狗熊似的，一面吼叫嘶喊，一面匍匐着爬進櫥櫥的深處：

「強盜……魔鬼……」

手喚不住，她倒了下來，臉碰在地上，重新抽筋般的吼叫，伸長着雙腿。

在熱烈的興奮中，迅速地憶起我對這事所知道的一切，我把她朝天翻轉，把腿弄彎，——胞衣已破了。——你躺下來，立刻就要生養了……」

我跑到海邊，撈起袖子，洗了洗手，回轉來，——做起助產師來。

這女人扭來扭去，像火上的桦樹皮，用手拍身旁的土地，拔出萎黃的草，就想塞到自己嘴裏去，泥土撒在可怕的，非人的臉上，眼睛兇蠻而且充血，但是胞衣已破，小頭鑽了出來，——我必須抑止住她的兩腿的抽筋，幫助嬰孩，還要留神她將草塞進扭曲的，吼喊着的嘴裏……

我們互相對罵了一小會，——她從牙縫裏說出，我也不用高聲，她——由於痛苦，還大概由於羞恥，我則由於慚愧，和對於她的磨難般的憐惜……

「天呀，」——她嘶聲說，發藍的嘴唇咬破了，而且吐着沫兒，從那好像突然在陽光下褪色的眼睛裏，流出一個母親的難忍的悲哀的豐滿的淚水。她的整個的身軀折斷了，分成兩截。

「你——你去罷，鬼……」

她用軟弱的，脫節的手一直推開我，我勸慰地說：

「傻子，你快生罷……」

真是可憐她，似乎她的眼淚濺進我的眼睛裏去，心被煩惱壓得緊緊的，想喊出來，我就喊道：

「唔，快些呀。」

於是——在我的手裏有一個人——紅紅的。雖然隔着眼淚，但是我看到他的整個身子是紅的，而且已經不滿意這世界，轉動肢體，亂鬧一陣，發出沈默的喊聲，雖然還和母親聯結着。他的眼睛作蔚藍色，鼻子在紅紅的，發皺的臉上塌得扁扁，嘴唇微動，喊着：

「哇……哇……」

那樣光滑，——一不小心就會從我的手裏溜出。我跪着，望着他，哈哈地發笑，——看見他真是喜歡，於是——我竟忘記了應該做的事……

「剪斷它……」——母親輕聲微語，——她的眼睛閉上，臉凹了進去，發出泥土的顏色，像死人一般，藍紫的嘴唇勉強動彈着：

「用小刀子……割斷……」

我的刀子在板房裏被偷去了。——我用嘴咬斷臍帶，嬰孩用涅洛夫省的低音哭着，母親卻微笑了。我

看見她的沒有底洞的眼睛發出奇怪的光采，燦爛着藍色的火。黑黑的手在裙邊摸索，尋覓衣袋，咬破的，流血的嘴發出嚙響：

「沒……沒有……力氣……一根帶子在口袋裏……把小肚臍繫住……」

我取了帶子，繫住了。她微笑得那樣鮮豔，那樣好，我的眼睛幾乎被這微笑眩瞎了。

「你歇一歇，我去洗他……」

她不安地喃語：

「你留神——輕輕的……你留神……」

這個紅紅的小人兒並不需要謹慎；他握緊拳頭，哇哇的喊，哇哇的喊，好像挑逗着和我打架。

「哇……哇……哇……」

「你呀，你呀！你應該緊緊地立定腳跟，否則鄰人們會立刻割下你的頭……」

在泡沫似的浪水快樂地鞭打我們兩人，初次浸到他的身上的時候，他喊得特別嚴厲而且洪響；以後我拍他的胸背的時候，他眯小着眼睛，跳躍着，發出尖響，海浪一個跟一個地濺在他的身上。

「喧鬧罷，涅洛夫省的人！使勁喊呀……」

我和他兩人回到母親那裏去的時候，她躺在那裏，重新咬緊嘴唇，忍受驅趕胞衣出來的陣痛。雖然如此，我還從呻吟與嘆息之中聽見她作垂死般的微語：

「給……把他……給我……」

「等一等。」

「給罷……」

抖顫的，不聽使喚的手解開胸前小衣的紐扣。我幫他放開那隻由自然預備下可以供二十個小孩之用的乳頭，把那好搗亂的渥洛夫人貼在她的暖和的身體上面，他立刻了解了一切，便沈默了。

「聖潔的母，」——母親抖索着嘆氣，把頭髮蓬亂的頭在行囊上滾來滾去。

突然地，輕聲喊了一下，就靜默了，美麗非凡的眼睛重又張開，望着蔚藍的天。感謝的，喜悅的微笑在眼睛裏煥燒着，融化着。母親舉起沈重的手，慢慢地給自己和嬰孩畫十字……

「祝福你，純潔的聖母……唉……祝福你……」

眼睛散失了光彩，陷了進去。她許久不作聲，勉強呼吸着，忽然用堅定的聲音，極有調度能力似的說道：「少年人，把我的行囊解開來……」

解開來了，她釘着我一眼，微弱地笑了一下，不知不覺地似乎有一陣紅潤在陷凹的頰上和流汗的額上閃耀了。

「你走開一會兒……」

「你不要太勞苦呀……」

「唔，唔……你走開……」

我走到不遠的樹林裏去。心似乎疲倦了，胸裏靜悄悄的，有些可愛的鳥啼鳴，和海水的不停休的濺潑聲相和，——真是好極了，可以整年地聽去……

一條小溪在不遠的地方潺潺地流着，——好比女郎對女友敘訴她的情人……

苦手帕的頭在樹根上擡了起來，已經白紫得像樣了。

「喂，喂，你勞動得太早了！」

她用双手扶住樹枝，坐在那裏，好像鐵成似的，灰白的臉上沒有一點血色，眼睛的所有成爲發藍的巨洞，她和藹地微語道：

「你看——他睡着了……」

他睡得很好，可是在我的眼瞼裏，並不比別的小孩們好些，即使有區別，也就只歸到環境上面：他躺在一堆沼澤的枝葉上面，——這種葉子在渥洛大省是長不出來的。

「你這母親也該躺——躺……」

「不，——她說，頭在脫了螺旋的頸上搖曳，——我必須收拾收拾，還要到那個地方……」

「渥切姆奇爾麼？」

「你照！我們的人已經走了多少里路了……」

「你還可以走麼？」

「聖母呢？她會保佑的……」

既然她和聖母同在——必須沈默下去！

她朝樹樑底下小小的，不滿足地鼓起的臉看望，從眼睛裏射出溫和的，親密的光線，祇齶嘴唇，用遲緩的手勢撫摸胸脯。

我生起火堆，排好幾塊石頭，預備把水壺放上去。

「我這就請你喝茶……」

「喔！你給我喝罷……我的奶裏全乾了……」

「爲什麼同鄉們把你扔棄了？」

「他們沒有扔棄，——那爲什麼？我自己落後，他們又喝醉了酒，並且……這……很好，否則我當他們面

前橫倒下來，多難看呀……」

她瞧了我一眼，手肘掩住臉部，以後吐了一點血，害羞似的笑了。

「這是你頭生的麼？」

「頭生的……你是誰？」

「有點像人……」

「自然是人娶過親麼？」

「沒有這福氣……」

「你撒謊麼？」

「爲什麼？」

她垂下眼睛，哭了，一下：

「那你怎麼知道女人的事情呢？」

現在祇好撒謊了，我就說：

「我學過這個學生——你聽見沒有？」

「原來如此！我們的神甫的大兒子是學生，也學神甫的事……」

「我也是這類的人唔，我去取水……」

女人低頭就着兒子，傾聽着——有沒有氣——接着朝海的那頭望了一下。

「我也想洗一洗，不過水是不熟悉的……這是什麼水？又鹹又苦……」

「你就用它洗一洗——這是健康的水！」

「是麼？」

「一定是的。比河水還暖些，這裏的河水和冰一般……」

「你是知道的……」

一個阿勃哈茲人騎着馬一步步的走來，打着盹，頭掛在胸前。那匹小馬全身都是肌肉，跳動耳朵，黑圓的眼睛斜看我們，長嘶了一聲。騎馬的人搖了搖戴細毛的皮帽的腦袋，也朝我們的方面看了一眼，重又垂下頭去。

「這裏的人們很荒誕，樣子可怕，」——涅洛夫夫人輕聲說。

我走了。像水銀一般光亮而且活潑的水流在石子中間跳躍，歌唱，秋葉在裏面快樂地翻身，——真是奇趣！我洗手和臉，盛滿了一壺水，走回去，隔着樹樑看見女人不安地向四面環觀，在地上，石頭上面爬着。

「你做什麼？」

她害怕了，臉發灰色，把什麼東西藏在自己身下。我猜到了。

「你給我，我來埋……」

「喔，那怎麼行？應該放在澡堂的地板底下……」

「什麼時候才能在這裏造好澡堂，你想想！」

「你儘打哈哈，我很害怕！忽然被野獸喫去……胞衣是應該還給土地的……」

她轉過身子，把一個潮溼的，沈重的包子交給我，輕聲而且害羞的請求道：

「請你好生弄一弄，弄得深些，看基督的份上，可憐我的兒子，做得好一點……」

我回來的時候，看見她從海邊搖擺着走來，手伸到前面，裙子溼到腰際，臉有點紅潤，好像從內身發出光來。我幫助她走回火堆那裏，奇怪的想：

「這力量是和野獸一般的！」

以後我們喝茶，喫蜜。她輕聲問我：

「你扔棄學業了麼？」

「拋棄了。」

「是不是喝了酒？」

「完全喝起酒來了！」

「你是這樣的！我還記得你，在蘇和姆就看見你和頭兒爲了飯食相罵；那時候我就想到——一定是酒鬼，這樣的不知恐懼……」

舌頭有滋味地舐着睡起的唇上的蜜，藍眼一直在那裏斜看樹下，新的渥洛夫人安靜地睡著的地方。
「他怎樣活下去呢？」——她說，嘆了一口氣，朝我身上看了一下，——「你幫助我，——謝謝你……」
不過這對於他好不好，——那我就知道了……

她喝了茶，喫了東西，惹了——字。在我收拾傢具的時候，睡眼朦朧地搖曳身體，一面打盹，一面想什麼事，重又褪色的眼睛朝地下瞧着。以後她立起身來。

「難道你要走麼？」

「走。」

「瞧着，母親！」

「聖母呢？……你把他給我！」

「我來抱他……」

兩人爭論起來，她讓步了，——於是肩並肩地走了。

「不要踉倒纔好呢，」——她說，像犯了錯事似的笑了一下，手放在我的肩上。

俄羅斯土地的新居民，具有不知悉的命運的人，躺在我的手裏，呼吸活現地發出鼾聲。海水濺濺着，發出淅瀝的聲音，蒙着白絲邊一般的鈹花，樹樑在那裏微語，太陽照耀，轉入正午的時候。

我們慢慢地走，有時母親止步，深深地嘆息，頭仰上去，四處張望，看着海水，樹林，高山，後來又看兒子的臉。被悲苦的淚水洗透了的她的眼睛，重又明亮得奇怪，重又發出色彩，燦爛出汲取不盡的愛的藍火。

有一次她止步後說道：

「上帝呀！這真好，這真好！最好老是走着，一直走着，走到天邊。小兒子，他呢，——長大起來，一直在自由裏長大起來，在母親的胸邊，我的親生的兒子……」

……海咆哮着，咆哮着……

流 冰

城外的河上，木匠七人正在忙碌地修理流冰的防禦堤，這堤，在冬天被市旁村莊的下游民們拆去當柴燒了。

這一年春來太晚，——青年的壯士「三月」看來像是「十月」的樣子；祇是中午時分，——並非每天如此，——在烏雲交織的天上，發現了白白的，冬天樣子的太陽，在烏雲中間閃閃的隙縫裏鑽了出來，不愉快而且斜斜地窺視大地。

已經是鄂歷古曆的星期五，河冰的地方到了夜裏混合中成半散，只長的藍色的冰柱；從雪裏露裸出來的河上的冰也作藍色，像冬天的雲。

木匠們做着工。城裏面銅鑼淒涼而且警告似的唱着。工人們的頭向上舉起，眼睛凝慮地沈在籠罩全城的灰色的煙霧裏舉起來預備打擊的斧子時常遲疑地在空中停留一秒鐘，似乎怕砍斃和謁的鈍聲。在寬闊的，綬帶似的河上到處斜斜地凸出一些松枝，標示出道路，融冰的地方和冰上的裂隙；那些樹枝向上舉着，好像溺水的人的抽筋的手。

河上發出累人的沈悶的氣息。空曠的，掩上一層多孔質的疥癬的河不愉快地躺著，成爲一條到煙霧